小小说

这就是爱

□刘万里

我对父亲一直充满着误解，直到父亲死后，我才理解了他。

母亲走后不久，父亲也退休了，我怕父亲孤独，把他接来跟我们一块儿住。家里不愁吃穿，父亲每月还有5000多元退休金，但我不理解的是父亲每天为啥要去捡垃圾。楼道里堆满了父亲捡的各种破烂，邻居有意见了，多次找我交涉。我觉得没有面子，很丢人，坚决反对父亲捡破烂。父亲不听，我大发了一通脾气，父亲一气之下搬走了，搬到了学校附近的老小区，他说他要陪我母亲。

直到一天，同事把一份晚报放在我面前时，我觉得无地自容，恨不得钻进地缝里去，我对父亲彻底失望了。报纸上醒目地刊登着一篇题为《某某图书馆向流浪汉开放，拾荒者借阅前自觉洗手》的新闻，配的照片正是我父亲，他的旁边放着一根竹竿，两个大大的袋子，塑料瓶和各色罐子隐约可见。

我气得想骂人，父亲怎么变成了拾荒者，变成了流浪汉，别人看到又会怎么想呢？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个不孝的女儿。这样一来，我每天都不敢出门，总感觉背后有人指指点点，骂我不孝。我在电话里把父亲数落了一通，扬言他再要捡破烂，我就跟他断绝父女关系。

也许是我的威胁起了作用，父亲真有好几天没有出门捡破烂。

父亲所住的房子是多年前教育系统统一分配的，房子里至今还是交付时的毛坯模样，没有任何装修，连照明灯也是工地上的那种小灯管。屋子里除了一张木板床外，没有任何家具，我想在我住的小区为父亲买套小房子。如今房价涨得厉害，我手头也不宽裕，还差几万块钱，我说了我的想法，没想到父亲说："我没有钱。"我说："你不是每月还有5000多元退休金吗？钱到哪去了？"父亲不语，他把钱看得太重，太吝啬了，过年他连给我儿子的红包都没有超过200元的。

买房的计划搁浅了，我还是不放心父亲，我在父亲身边安插了"内线"——同一所学校的退休女教师。如此，父亲的一举一动都在我掌握之中了。

后来，父亲又出去捡破烂，家里很快成了垃圾场，有时还散发着难闻的味道。这次，父亲真的让我彻底失望了，他想怎样就怎样吧，我狠了狠心，想着，我再也不关心他了，就当从此没有这个父亲。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我对父亲不管不问，父亲伤透了我的心。

父亲节这天，我接到"内线"的报告，她说最近好久没有见到我父亲去捡破烂了，她怀疑我父亲病了，让我回家看看。

我匆匆赶到父亲的老小区，敲门，没人开，好在我有钥匙，我打开门，看见屋里堆满了破烂，散发着难闻的气味，紧接着，我看见父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吓了一跳，连忙摇晃父亲，父亲见是我，微微一笑。

我抓住父亲的手，他的手骨瘦如柴，我说："爸，你病了？"

父亲有声无力地说："没事，老毛病又犯了。"

我说："我送你去医院。"

父亲说："别花冤枉钱了，我的病我清楚。我死后，别忘了把这些破烂卖了，我的党费还没缴呢，你一定要替我缴上。还有，几年前我就签了遗体捐赠志愿表……"

我含着泪点了点头。

父亲望着我笑了笑，他张开嘴想要说什么，嘴张得很慢，他仿佛使出了全身的力气，父亲头一偏，闭上了眼睛。

我扑在父亲身上，泪水落在了他单薄的肩头。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开始整理父亲的遗物，当中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发现了一叠泛黄的捐资助学凭证，还有希望工程的救助报名卡等等，另外还有一叠受助孩子的来信，他们给父亲汇报考试的成绩……父亲一生对自己十分苛刻，生活清贫，却把丰满的爱，给予了那些困苦的孩子。读着孩子们的来信，我潸然泪下，我误解了父亲。

看着这些无价之宝，泪水已在我的脸上恣意蔓延……

我家有个读书日

□董 红

因为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所以父亲便"巧立名目"，把每月的23日都规定成了家庭读书日，不喜欢读书的我总希望在那一天里，时间的马儿能跑得快些。

刚上小学时，我不知道家附近的超市和游乐场在哪里，却清楚记得图书馆的位置。不是我喜欢去，而是每到周末父母都会带我去。

家里办了一张借书证，一次最多只能借五本书，名额的分配上就出现了分歧。父母都喜欢看书，所以我就大方地表态："我不占用那宝贵的借书名额了。"却遭到了父母异口同声地反对，最后的结果是，他俩每人借两本，我借一本。于是，我每次只能在浩如烟海的书丛里硬着头皮挑出一本书，然后心里打着小算盘，借是借了，我可不一定看，毕竟书哪有电视好看呢。

每月的家庭读书日那天，父母再忙都会把手里的事情放一放，全家聚在一起分享一个月的读书体会。因为压根没有好好读书，每当这个时候，我总会抓耳挠腮想方设法应付。随便说吧，可父母都是读书达人，一下子就会发现破绽。没办法，只能提前做些功课，用得最多的办法就是在网上搜几段话暗暗记下来，起初父母还算满意，可当他们再追问具体细节时就发现了漏洞，结果自然是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读书日那天我开始假装头疼恶心，慌称一看书就想吐，父母居然相信了，让我躺下好好休息，那一天终于轻松度过，我不禁暗自窃喜。第二天早上，见我活蹦乱跳的样子，父亲便郑重其事地通知我，昨天的分享没进行改到今天晚上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投机取巧了。

为了鼓励我读书，母亲送给我一个透明的月亮形储蓄盒，她告诉我，读完一本书就向储蓄盒里投一颗星星，看看创造出一个星光灿烂的天空需要多久。明知道这是母亲诱惑我多读书的小伎俩，但我也愿意上当，因为母亲说得好浪漫啊，我也想看一看那个月亮被群星点亮的模样。

我认真读的第一本书是《活着》，第一次读时，只看到了生命的悲催和苦难，绝望到窒息。第二次再细读时，从福贵身上学会了珍惜、乐观，感受生命的力量。读罢掩卷，那种感觉像是从幽谷中走出来，清醒冷静，淡定从容。于是，我知道了书真的会给人滋养与引领，竟一下子喜欢上了读书，一读再读，一发不可收拾。

在《平凡的世界》里，我学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激发了斗志，下定决心追逐梦想；在《小王子》里，我知道了要珍视亲情和友情，同时明白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必须从内心深处理解和感知；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里，我懂得了对生命和自然的敬畏，获得了远离喧嚣回归本真的超然。

后来，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借书证的名额被我强烈要求重新划分，这次是我借三本，父母每人各借一本。每读一本书，我就向储蓄盒里投入一颗星星，如果我有一片天空，那么很快便会星光熠熠。

直到现在，我已在外地上班，但我们的家庭读书日活动依旧在进行。视频里，当我针对一本书侃侃而谈时，父母总是听得津津有味。我暗暗决定，如果我成为母亲，会让家庭读书日延续下去，永不停息。

茉莉情思

□陈丽君

清晨，一杯新茶刚刚沏好，和煦的第一缕阳光便像丝绸一样，穿越晨曦，朝着窗户逐渐弥漫开来。我拿起笔，刚想写两行字，谁知笔尖刚一触碰到粗糙的纸面，便看到窗台上的茉莉花开了……

小时候，由于父母工作太忙，不得已将我送去了外祖父家中，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祖父身边度过的。外祖父虽说是农民，但他也是极有艺术天赋的，他喜欢写毛笔字，爱种花草，门前那小小的院子被他精心栽种上了许多花木，而这之间尤以茉莉花居多，什么单瓣茉莉、双瓣茉莉、笔尖茉莉、宝珠茉莉、虎头茉莉以及一些任凭我怎么努力都记不住的品种，他这小院里一应俱全。

每当茉莉的花苞开始从叶片中悄悄露出脑袋时，就是他老人家最忙碌的时候了。每天一早起来，外祖父是顾不得吃早饭的，他在小院里给一盆盆茉莉花浇水、松土、修剪、除草、施肥，一连串动作像极了父母对待柔嫩的新生儿一般仔细轻柔。

待院中的茉莉花开始竞相绽放时，外祖父就会让我母亲把他那张八仙桌从屋内搬出来，在这幽幽花香中，他老人家时而戴着老花镜坐在小院子里读书看报；时而给自己沏上一碗馥郁清甜的茉莉花茶静静细品；时而拿出笔墨纸砚大秀书法。别看外祖父只上过初中，他的毛笔字却是刚劲有力得很，村子里但凡有婚丧嫁娶或是有人需要写点什么的时候，他们就会提上一两瓶酒水登门，再在一连声的感谢中心满意足地从外祖父家中带走他们想要的东西。

外祖父不仅会写，还会画，但他只画茉莉。在他笔下，茉莉的花瓣在墨色中层层分开，润如玉，白如绢，轻如纱，还有含苞欲放的花骨朵，仿佛要和盛开的花儿争个高低。

外祖父家还有许多珍藏的书籍，其中《杨家将》和《霍元甲》的连环画是我心头最爱。想想也是有意思，那么小小的人，字还认不得几个，便捧着一本厚厚的连环画看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外祖父也会喊我搬来一个小凳子坐在他身旁，给我讲《西游记》和《三国演义》里的故事，那时的他讲得那么绘声绘色，使得原本活泼调皮的我瞬间安静下来。听得乏了，就在满院花香中熟睡过去。

后来我问母亲，外祖父为什么如此钟爱茉莉花。母亲回答说，因为外祖母生前最爱茉莉，茉莉代表着对情感的坚贞和彼此之间珍贵的情谊。

也正是从那时起，每当给外祖父沏茶时我都会摘下一朵茉莉花放入茶杯，让那熟悉的芬芳在屋内弥漫。记得那时候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外公，等我长大了，一定给您买好多好多最香的茉莉花茶，让您喝个够！"听了我的话，外祖父便很是欣慰地笑了。

然而还没等我长大，外祖父就走了。我依旧记得，那一年的茉莉花开得尤为热烈，白得像雪一样的颜色里，透出一股纯澈之美。我静静地坐在外祖父常年坐的躺椅上，望着一树树花开心痛到说不出话，任眼泪从眼眶中奔涌出来。茉莉花还是那些茉莉花，可是这个院子里却再也不会出现那个老人了。

后来，我也迷上了茉莉花，每每沉浸在花香中，我都会想起疼我爱我陪伴了我整个童年的外祖父。在我心中，他如同一朵茉莉花，散发出淡淡的芳香，也正是有了他的陪伴，我才能在纷繁忙碌的尘世中一路披荆斩棘，缓步前行。

外公，您看到了吗？在我的窗外，茉莉花又开了。

乡村闲冬

□戴春兰

田家少闲月。不错的，在我们农村，随时随地可见来去匆匆手提肩挑的身影，有时停下脚搭两句话，声短而气促。如果一个人空手老在村子里晃悠逛荡，必定会落得一个"好吃懒做猪闲狗落"的骂名。

然而，冬天是难得清闲的。仿佛是冬日的清寒把漫长的毫无特征的日子断然分成两半，日忙夜忙的秋收一结束，时间的节奏自然而然就慢了。紧绷绷的肌肉"嗦啦"一声松驰下来，每个人都成了懒洋洋的蜗牛，舒适地"窝"着，半天不肯动弹，再冷的风也吹不开满脸的适意。

大街小巷少了如鼓点般的脚步声，任谁走路都四平八稳，显得老成持重。偶尔见几个男人扛着把尖嘴锄，或者女人担着肥水去"拉田"。半路遇上个熟悉的，男人就掏出烟打着火吸上了，女人赶紧放下担子聊起家长里短。不知谁不经意间抬头看看毫无热度的日头，惊呼："这么快就近午了？"于是匆匆道别往自家田里去。

冬野早已收割殆尽，裸露着黧黑的肌肤，衬着远方青蓝的天空与山，更显岑寂。一头老牛慢条斯理地倒嚼着，明澈的眸子望向你，像对岁月一目了然，几只鸟雀在田间起起落落觅食。有了它们的陪伴，冬野乐不可支，瞧，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就抑制不住地欢呼。"拉田"的人可没这工夫欣赏，他们也不脱鞋，劈头盖脸地把肥水泼向油菜青菜，再随手锄两把草，摘两把葱蒜就转身回家。幼时，我家喂了不少兔子，经常要在不上学的时候到田里拔兔子草，我清楚地知道，在百草枯衰的冬季，油菜地里拾的草最为鲜嫩青翠。

我家与戴氏宗祠对门，阳光绚烂的日子，门前的空坪上摆了一大排竹椅，坐满了晒日头的人。有带着弯月刀刮芋子的，有带着针线活计的，更多的是拢着个火笼前来闲坐聊天的。他们聊的话题跳跃性极大，从老时节的传说到村子里最近的新闻，从电视的情节到谁家的婆媳不和，无所不容，简直是"地方新闻中心"。阳光一寸一寸移行，跨过宗祠翘起的兽形飞檐，细细亲吻他们沟壑纵横的脸，留下黑铜色的印痕，甚至比五黄六月还来得明显。

周末寒假满村疯窜的孩子们难得闲静下来，一定是老人家开始"讲古"了，七仙女配董永，老虎报恩抢亲，托着脏下巴听得一眼不眨，小脑瓜里展开无边绮丽的想象。还记得小时候，我听牛郎织女故事时，问了个特别"围城"的问题："为什么大家天天烧香想成仙，但天上的神仙都想下凡来呢？"引得整个坪的人哈哈大笑，直夸我"人小鬼精"。

更多时候，孩子们喜欢偷偷地放个地瓜芋子土豆甚至花生豆子什么的到火笼里煨，不多时，翻动几下，香味扑鼻，就是香糯馋人的点心了。

阴雨日子呢？那可是农家女人们大显身手的时候。最常见的是煎薯粄，从竈头上拿下熏挂着的薯，用漏盆刷成薯浆，拌上盐和碎蒜叶，一勺勺舀到热油锅里煎。煎得正反两面都焦黄后起锅，配上温热的米酒"对锅吃"，那色香味实在比很多大餐要好得多。"搅糊辣"也很能勾引食欲：在起"金鱼泡"的水中，切入小块的猪血，再一圈一圈均匀地撒入地瓜粉，用锅铲轻轻搅动让粉融解。等完全搅成糊状煮开了之后，撒入细葱花、胡椒粉、炸花生碎等，大盆盛上桌，一家人围着"唏里呼噜"大口吃着，额头上很快沁出细密的汗珠子，冬寒便只能在门外踟躅了。

现在的我，整天飞速旋转，离乡村太远，离喧嚣太近。然而一到冬天，我还是习惯性闲下来。在睡到自然醒的午后，赤着脚走到阳光下，捧着一本喜欢的书静读。时间在身边轻轻环绕，阳光像只小狗温热地舔着我，累了就望着高远的天。设若此时，能回忆起陆游先生那首并不出名的《闲居初冬作》中的两句："香碗蒲团又一新，天将闲处着闲身……早知闾巷无穷乐，悔不终身一幅巾。"那真是与此情此景无比契合，吟诵再三，简直想自斟自酌了。

童年冬趣（油画） 徐淑荣 作

故乡的码头

□冯 野

提起故乡开佛，首先想到的是码头。码头巍峨、秀美，如剪影、一枚邮票、一幅山水画或电影宣传海报。

码头是石板码头，最下面是渡口，铺的是条石，往石缝里灌水，总能抓出张钳舞爪的螃蟹。渡口有专人负责，摆渡由公社补助，南来北往，需赶场、送公粮的，背梨子李子及挑菜上街卖的，上山下乡找柴割草以及远近去佛来山烧香拜佛的，每逢场上街喝了"寡二两"到太阳下山偏偏倒倒需要回家的，都要在此过渡；而上水到县城长宁，下水到江安、宜宾、泸州的，也需在这里赶"机帆船"，每天各一班。夏天，全街娃儿下河游泳洗澡，听到"突突突"的"机帆船"来了，欢呼着要去冲浪，所以这里很热闹。暴雨后看涨水，更是惊心动魄，手心捏汗！满满一河水，如"黄河"，滔滔激流，马上要淹着对面黄桷树低垂的桠枝了！谷草冲下来了，还有木头，是哪家草房被冲散了啊？还有肥猪！惊恐而绝望地在水里挣扎；竹筏散了，"耙摊（即竹筏）冲下文昌宫"……要封渡了。你看渡船，挤了满满一船人，吃水那么低，要进水啦！不会沉吧？船公奋力竞渡，船箭一样倏忽滑到河下游很远的斜对岸。

码头在临街这边，坡势较陡，幽长的台阶，被中间的平台恰到好处地分隔成两架梯。平台往右分岔，窄窄的石板斜铺到河里的石墩，被称为"挑水码头"，是全街人的取水处，水挑至平台，正好歇歇脚。平台之上，有一棵不大不小的黄桷树，死不肯长，仿佛"大炼钢铁"后被遗弃的"铁疙瘩"。夏日的早晨，坐在水桶上歇脚，看到对面佛来山岈口涌出红彤彤的朝阳，不久便是万道金光；听到县广播站每天的开播乐曲《东方红》，累也心里美滋滋的。

码头的最高处，耸立着一棵枝繁叶茂要几个人才能合围的黄桷树，饱经风霜的样子，树龄少说也有几百年，巨臂柯枝仿佛撑天巨伞，蔽日遮天，像"迎客松"，形成码头一道巍然的风景。透过枝叶的空隙俯瞰，是一河碧水——那是清澈和缓的淯江河。河对岸也是石码头，不及这边一半高，上了码头，中间有块石碑，左右是两棵巨大的黄桷树，其后是一片开阔地——绿油油的希望的田野，再背后是茂竹修林、连绵耸峙的山丘，右面"寮鹰嘴"，左面"文昌宫"，中间的"溪沟头"，有白亮亮的瀑布，嘶嘶漱漱，匹挂岈口，远处背景是山，遍山梨树，是号称"峨眉之姊妹耳"的佛来山。山顶的西明禅寺，据说在最鼎盛的唐朝，僧人竟多达两三百人，系遐迩闻名的川南佛教名山。冬天，雪后看山，白头粉面，银妆素裹，仿佛"千树万树梨花开"；春看青草两岸绿，风物何处不江南！夏看上水船"攻滩"。岸上拉纤的一行人，围围腰、远远的拖着麻绳、唱吼着长声吆吆的"号子"，躬腰驼背，脚蹬肩扛，使着浑身力气。船尾，由须发花白的"舵爷"把舵，桅杆高举，猎猎风起，船帆满鼓，船过哗哗水响；秋看夕阳西下，彩霞满天，火烧云变幻莫测，夕阳逐渐后退，河水波光粼粼，"半江瑟瑟半江红"，那种美哟，你会看得出神，痴迷忘归哦。

蔚为壮观的，就是那棵黄桷树，是故乡男女老少的共同记忆。春天，完全是鸟的乐园，叽叽喳喳，话最多，闹麻了的，是麻雀；卖弄歌喉，高声喧哗，婉转啼唱的，是画眉；"喳喳喳"的，应是喜鹊，有的说是乌鸦；老喊"儿姐，睡起；儿姐，睡起"的，究竟是什么鸟呢？还有暮春时节，一声紧胜一声的"弥贵阳，弥贵阳！"从远处的幽谷传来，莫非是催促农事的声声呼唤？最撩人的，是结黄桷苞的时候。风飒飒兮木叶下，黄桷树要换装了！光秃秃的桠枝上，黄桷苞很快由小变大，拇指大的黄桷苞酸酸涩涩的，好诱人啊！一桠桠的，对如饥似渴一脸菜色的玩童来说，让人口水直流！胆小的，拿竹竿绑上叉，掂起脚去打；胆大的，干脆脚蹬手攀，爬上树去摘，选大个儿的采。大的爬了，小的跟，大人看到吓一跳：这么高，掉下来咋得了！你问问街上的男娃，那树哪个没去爬过？但这么多年，居然就没一个掉下来。很快得到线报：树上发现野蜂窝！仿佛鬼子修的雕堡，这还得了？一定要将"据点"拔掉！最后商议，用"火攻"。结果可想而知了，被激怒的"牛角蜂"，追得一群小孩妈啊娘啊的遍街跑……几十年后的苞焉老者们，酒桌上仍然津津乐道。

白云苍狗，物是人非。如今再到故里，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乡场边修了桥，渡船就走进了历史。"挑水码头"更是早已不复存在，作为航运的"机帆船"停航已久，码头空空如也，不再有往日的光景。渡口两岸的黄桷树，已訇然倒塌，只剩下半腰平台上被砍后重长起来的黄桷树，默默旁观着几十年苍桑的过往。

意外的是政府竟重修了码头。用的仍有原来的石头，那风蚀的坑洼，透露出岁月的年轮，依稀有过去的痕迹，是怀旧还是在寻梦？这不像我们曾经熟悉的码头。我们的开佛码头，只鲜活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支离破碎的记忆里……